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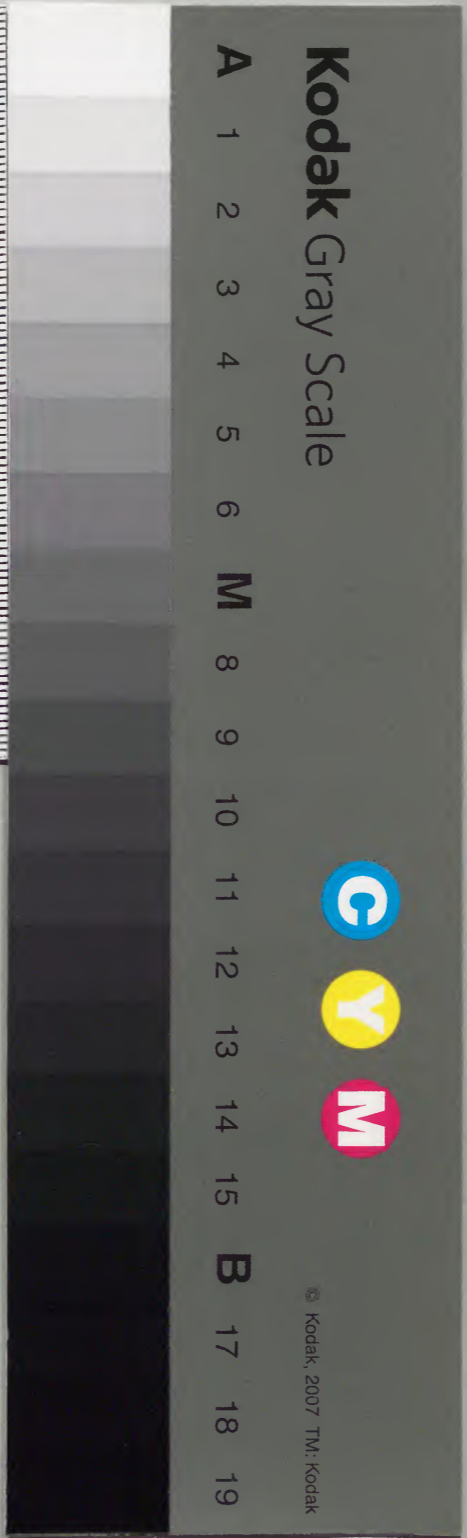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五六一  
 一〇六六  
 三四五六  
 冊架函號類

漢書門  
 九五六一  
 一〇六六  
 冊架函號類

漢書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6
冊數	13 ( 1 )
函號	300 7



唐房玄齡註釋  
劉績增註  
明朱長春通演

# 管子全書

平安書林

文水文  
載錦玉  
堂堂堂  
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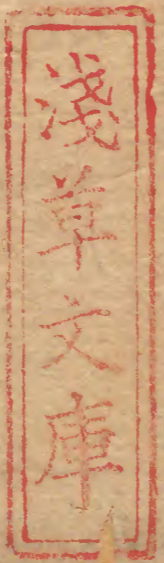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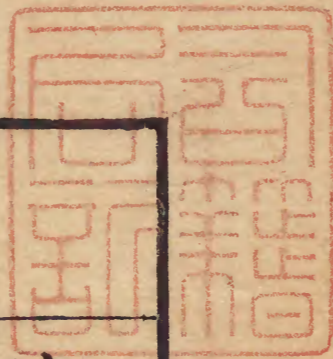
管子序

淺草文庫

昔宋之南壓於金若卵矣而

瀛閩之徒日諄以正心誠意之

說告其君至於用略焉萬一不



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車吾兵  
不踰音而社稷飽敵矣是獨  
不得一管敬仲起而將相其才  
耳敬仲以正佐桓如伐楚卻

鄭太子辭上卿禮惟武侯  
平明之治差方駕焉其定兵  
制興莫益諸大策多以厚重  
峻峙勝鑿經國之言所稍異

於訓誥者。惟體裁奇駿耳。古  
人制地定賦之法。詳盡均節。  
驟玩之。雄偉峭整。細繹之。縱  
橫錯落。如河決如珠連。如觀檣。

如陣馬。如八陣之圖。外望甚肅。  
而其中龍虎風雲。離奇幻怪。  
不可端倪。豈諸子操棟而治。遂  
可與頡之頡之者哉。三匡及伯形。

管子

雖後人追叙。然其文高古。奇  
絕。覽之。手板敬伸之。送駕。然者。  
余嘗讀其書。窺其用心。往々擇  
卑而易行。博小以圖大。轉敗以

為績術。取而不匱。愚其君。遂  
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使翕  
然用於吾術。而不敢背。噫。亦巧  
矣。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夫參

兩天地之謂人。子何尊仲爾乎。  
曰器小者。特指三歸反坫言耳。  
猶云以如是之人。而猶屑為此  
也。蓋惜之也。非謂其為霸佐也。

王霸之辨。孟氏始發之。乃井田  
之制。則既行之矣。至築薛之閭。  
而後其技窮也。故曰得王而王者  
周公。得霸而霸者。管子。能王而

不得王者孔子不能王而欲王  
者孟軻嗚呼仲相桓則誠霸矣  
自今觀之其所著書五十八篇  
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耻為

重假令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為  
王佐乎今天下得一管仲者使  
之南治島北却虜徐而置灑洛  
諸儒於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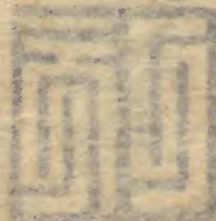
其所不足。又何厘當事者蒿目  
之憂哉。余故梓其書而行之。以  
質同人之有心經濟者。九府書。  
民間無有。形勢一名山高。

天啟孟冬下浣五日

西湖元一朱養純撰







管子序

管子序

管子序

管子序

余蓋讀管子而嘆其善因時也。時至三代人猶純如。及周之衰而斷斷如矣。管子相威公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

管子月  
強兵與俗同好醜其書稱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  
乃滅亾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  
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

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  
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  
慎權衡彬彬乎德音君子哉經  
生家驟觀夫國軌地數諸篇不  
察其贖而以爲侔利于杪一聞

母貸錯母變更。而又以爲苛。是  
豈知管子。余謂管子之文。博而  
偉。精而特。總人情之槩。而不事  
乎繳察。一言千古者。爛然盈乎  
策。他如荀子。則言性惡禮矯矣。

楊子則割裂聲曲。闡名泆。忍矣。  
關尹子支離抑塞。潛夫論衡之  
流耳。鬻子掇拾先賢之遺。而加  
飾之。書之。至淺陋者。與阮逸偽  
元經。李荃偽陰符。劉歆偽周禮。

等。列子之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往往為儒。而瞿曇者所引重。公孫龍之謬。悠鄙舛。鄧析子之市井舞文。呂氏春秋之齊諧禘官。皆出於機心之發。小人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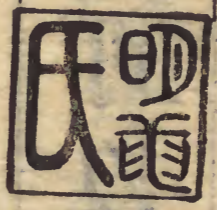
夫惟敬仲踞諸子之上。而顯其尊。故用其書。可以富國安民。道約言要。而曉合經義。眉山氏乃責其不能舉賢自代。而齊遂亂。是豈不聞韓非之言乎。仲蓋薦

隰朋而桓不用也。噫。蘓子過矣。

其其不。明龍郭正域撰

或言要而與今。然其

莫為其其書



夫辨於外。而

管子書序

管子一書。或云多古之流傳。

半入帛。說或云。襍說所聚。

特多其理道。名法過於錄。

子。或云。鹽筴為後言利。志。

祖或云。莊洗洋。而管幽詭。  
傷云十之七。噫。是何足患。仲  
也。仲承肉。表肉。意外扶。九會  
四。依。按。敬。齋。以。擇。天子。令。此  
有。善。悔。善。目。之。道。亦。安。能。籠

罩。一。世。也。括。仲。事。昭。子。首。兵  
財。而。運。之。以。法。夫。霸。雄。乘。道  
發。為。法。裂。仲。何。以。乘。名。而。詭  
寄。法。以。行。而。用。甚。激。志。必  
有。隱。深。密。藏。妙。轉。物。莫。測

管子

二

十三

之術於陰中陽外也者。今讀其書中多秘典。如倉廩乘馬七法。多官及四維四順。固官強統餘。至若白心肉業。復所於虛神。將入舍。諸語極深要清。

滋實之不盡。豈其真於道而為用。知耶。益位養生。古善世貴。善司陰。而猥謂飛塔中韓也。其何服仲。大抵仲之法。半祖周官。而化裁盡變通。

其所以終王者以始霸故也策  
 炳然昔坡以云霸之兵求決  
 勝其法簡而直亦深曙用晦  
 用因之深意云余居荷園  
 之花齋偶與元一點定纂

空鷓冠更取名宗匠所註  
 評管子素字釋句解  
 參其所未傳友人曰可與前  
 書鼎峙矣遂亟搜上梓  
 西湖沈鼎新自玉父撰



并書時

天啓乙丑孟冬我生明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管子' and '序']*

管子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糾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差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紉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

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泐穆之風未遠而后穆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詹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

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

幣藉以黃金刀布而竝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之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

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仲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蘓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伯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伯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

管子 卷之八 月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恃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其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

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吳郡趙用賢撰。

管子凡例  
管子八十六篇。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為二十四卷。有吳兢書目凡三十卷。已久軼遺。不復臆贅。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為二十四卷。有吳兢書目凡三十卷。已久軼遺。不復臆贅。

一玄齡註後絕無善本。舊刻舛錯混麗半不成義。今於房註後更採劉評曰按朱評曰通曰演曰補。每篇末仍採諸家總論曲暢玄旨。至上方又多出梅張楊趙朱手。參以今古名儒瑣瑛滿目。用集大成。

諸刻所不經見。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至更端處別為一行分折不無太過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本義當隔別者止為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盡為釐正

一管子書文詞古奧不惟難解抑且難讀近多承謬襲訛簡迂碎繁令人對卷茫然今悉按宋本更正比次有一二闕文悞字不可解不可句者不敢強為附益或有原解仍互存之以俟宗匠

一古文不宜加圈點第為采山探淵者發其奇則篇中詞理兼勝置○字隗奇置△文旁偶識挑其義法額上集批挾其神脈即評中圈次撮其要領如排沙揀金處處獲寶至于字畫端法楮墨精良閱五月方告竣書倉鴻寶巨眼自珍

西湖朱養和元冲父謹識



九

管子傳  
漢龍門司馬遷撰  
管子者。齊之賢者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

管子傳

漢龍門司馬遷撰

管子傳  
管子者。齊之賢者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

管子傳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旣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

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





戴記之於中庸也。先儒以為管子以功業著。恐未必著書。此說殆不免目睫之談。功業如周公。可莫以尚焉。易象與魯春秋。非公所著耶。何獨疑管子內業心術諸篇。亦疑似老莊其所見。竊淺。漢志儒家有內業十五篇。小說家有待詔。臣鏡心術二十五篇。意數衍管子之言。所為其書。雖不傳。自是一家。且老自老。莊自莊。乃至釋氏之空。宋儒之理。趨向或不同。其本則一而已。

其理皆因。此諸篇中。而周易已發其源。要之諸子。書莫古於管子。其間體裁不一。淄澠溷淆。一事疊見。蓋戰國以來。傳會增益者。頗夥。然玉石稗然。莫得而掩也。舊刻梅龍先生所校。戊申之災。亡十之七。今茲乙卯。書肆某等。謀補其闕。請余重訂。于是行脫舛訛。舊本猶未及改者。彈釐正。心授之。仍題其後曰。甚矣人之莫知管子春秋已後。聖人之道。降為儒者之任。王霸之辭。奈

然讙起學者憚言之嗚乎管子而猶不足為則  
為湯武乎亦若因其時已前聖後聖維其揆一  
何必寸規尺畫而後步哉孔明王佐才也猶慕  
其為人者為者其識固卓矣孟氏嘗謂王不待  
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君已踐其言已  
井其田至于築薛而後其伎窮矣事業之於空  
論蓋有間矣管子之於齊定兵制興魚鹽下今  
如流水之源善因禍而為福轉敗以為功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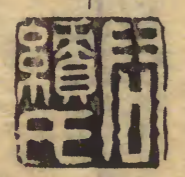
業如彼其乘孔子許管仲以仁而疑閔不與  
焉蓋有乎取爾不爾則桓公為人可知也而一  
時諸侯靡然嚮風慕義巨極所以任不左言不  
侏僂者獨執力哉今夫曳長裾鳴佩玉以赴熱  
溺之危毛蘭栗雪塗刀以極饑寒之急維其愚  
人知其勞而無功也何者物維誠美用之非其  
時也宋人持世理之說高論雅步欲窅一世於  
規矩繩墨之中其志非不美然而趙鼎之南瓦

管子  
後序  
解土崩遂左其社矣。奔州嘗有慨于斯。抑亦為  
當時發也。當時諸人。統性說理。彬々乎若美然。  
而行之。非其時也。土木之難。詔錯之弊。國脉殆  
絕。而莫之能振焉。其已也。聞賊觴之前。清人斃  
之後。亦遂左其社矣。而區々議者。猶曰。仲尼之  
門。五尺童。羞比晏嬰。與夷吾。不亦謬乎。唯為管  
子。所病者。其施設未免露蹊徑。是以後之倣響  
者。其弊或有端而不正者。所謂墉高一丈。墻打

八尺。於管子何尤。

寬政七年龍集乙卯十一月戊辰書於華陽之  
居易齋

栲亭源之熙





亂濟溺然其人也。不達時變，濶於事情。無十之二三。出儒林傳中者。其所建白。亦於時方枘圓鑿於事。塵飡土羹。或非守株緣木。則龜毛兔角不者。繪夢圖影之類已。勿論將焉用之。何有於道術。吾以悲其局束迂腐焉矣。屬日復讀管子。

仰天喟然而曰。於戲管子乎。管子乎。偉哉。峩峩乎。非大智應變之才。何能如此乎。而知者希乎。乃愈貴哉。雖不差肩聖人乎。其庶矣哉。其經國治民之裁制文令。武齊之策謨。不啻論篤。所以躬親臨蒞。允濟九合一匡之法也。其豈苟孟以

管子  
下儒流之籍所比數乎。朱元一所謂異  
於訓誥者。唯體裁奇峻乎。亦但以世也。  
蓋天厭周德乎。至惠襄之際。皇綱裂破。  
禮樂廢委。王室不絕如線。於是扶其顛。  
亨其屯。卽雖有仁且智之人。不可爲之  
時也。然而管子乃如不爲不可爲於不

可爲之時。而能爲其可爲於可爲之時。  
也。乃能爲夫不可爲於夫不可爲之時。  
也矣。於是乎王路復開。天下朝周室。若  
微管子。欲無終至左衽被髮得乎。且得  
文武之道不墜耶。則非以文德武威爲  
經濟施設。有應變自運之才者。何能濟

之乎。如是乎。果知孟子以下儒流非所  
敢企及也。夫雖杞宋存文獻不足則難  
徵其禮。況乎有如夏變夷則詩書亦不  
存矣。雖有孔子之聖無由觀斯文。然則  
斯文布在。夫子刪正之後。歿者得與聞  
之。亦是誰之力耶。夫子曰。民至于今受

其賜。如其仁乎。以此論之。其力功之施  
延何翅及其世耶。夫詩書之教不廢。夫  
子之道不滅。則管子之功亦弗泯。其如  
此。乃軻也。奚若輕紕之引無稽之言。欲  
信已激言。蓋非齊東之語。則曾皙安已。  
以其有功德於後世。論之縱無顏閔之



徒不可無管子者也。若乃子路豈唯天  
 淵乎。嗚呼。使後儒輕蔑管子者。非軻乎。  
 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是之謂也。  
 夫以聖人建極御世。鑑世照今。隨時制  
 空。因俗通變。於是乎。於彼乎。亦唯以文  
 德武威制作施設乎。則三代之所以禮

樂不同。號令不一也。管子者。實獲其心  
 術之微。允執中。與權入其典制之室哉。  
 夫惟得之。是以如彼底績。夫子之攝魯  
 政。及與諸弟子語。多有取焉。固勿論已。  
 後之明主賢相。所為經國治民。填撫社  
 稷之方。或熙載濟功。或垂訓立言。皆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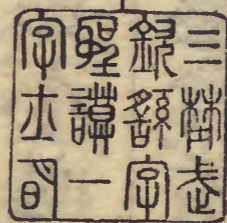
弗踐管子轍意者距非聖人弗克超管子乘矣。因其心術奇譎其言傳五千之言者老子乎。因內政武備機數兵要約之十三篇者孫武子乎。後之談性理分折精微亦於此書乎。取而換其頭改其面者多焉。噫乎。知管子者希乎。爾雖則

知者希乎。不亦愈貴哉。然讀聖賢之書識古之道術不必據古不必留今。千岐萬轍一龍一蛇。通文德武威者亦能識管子矣。余言也。儒流或以爲欽繇不知道者乎。實不知儒流所爲道之道也。雖然謂夫知儒流之所爲道者乎。則知古

之道之所為道乎。

寶曆乙亥之冬

美濃 武欽齋撰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管子  
卷之七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卷十八 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卷八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三十

卷九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卷十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卷十一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卷十二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六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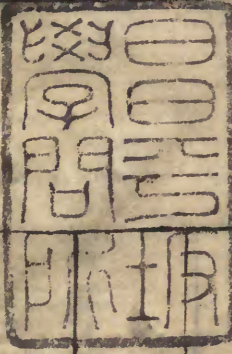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目錄終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闕

寬政庚申

